

大唐孔雀

薛涛和文青的中唐

寇研 著

北京大学出版社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




沙发图书馆

大唐孔雀

薛涛和文青的中唐
寇研 著

北京大学出版社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大唐孔雀: 薛涛和文青的中唐/寇研著. —北京: 北京大学出版社, 2015.1

(沙发图书馆)

ISBN 978-7-301-25092-1

I. ①大… II. ①寇… III. ①薛涛 (770 ~ 832) — 传记 IV. ①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277336 号

书 名: 大唐孔雀——薛涛和文青的中唐

著作责任者: 寇 研 著

责任编辑: 王立刚

标准书号: ISBN 978-7-301-25092-1/K · 1704

出版发行: 北京大学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

网 址: <http://www.pup.cn> 新浪微博: @北京大学出版社

电子邮箱: sofabook@163.com

电 话: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

编辑部 62755217 出版部 62754962

印 刷 者: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 者: 新华书店

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A5 8 印张 100 千字

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35.00 元

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。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举报电话: 010-62752024 电子邮箱: fd@pup.pku.edu.cn



才女，也可以不作

这两年，“萧红”是一个关注度颇高的名字，微博、名家专栏经常提及，有的分析她的作品，但更多的人都在可劲挖掘她的私生活，还拍了以她为主角的电影《黄金时代》——给人的感觉是，关于张爱玲，从作品到私生活，似乎能扒的东西全都扒了，现在再没更多能惊爆眼球的料，于是转移目标，轮到萧红了。萧红有个显见的优势，她和张爱玲一样，笼罩在“民国”这个神奇的似乎能变废为宝的黄金时代的光晕下。

民国才女确有很多，除了上述两位，还有李香兰、张幼仪、黄逸梵、苏青等一批卓越女性。奇妙的是，读者对这类才女的兴趣远不如前者持久，比如李香兰，要不是新近去世，恐怕知道她的人并不多，或者她让人好奇的部分原因，还来自她和张爱玲那张拧巴的合影，再比如苏青，她所获得的小范围关注，恐怕也主要因为她是张爱玲的朋友。这类才女有个共同特点：她们的生活看起来更正常、更励志，性格中没那么多神经质的成分，没那么多“自我”需要呵护，适应性更强，更懂得如何与世界周旋，也正因如此，她们作为正常的才女努力生活、工作的人生，少了一些戏剧性，也就少了看点。

接过张爱玲的接力棒，萧红继续了才女人生的戏剧性这个主题，在她短暂的三十余年的生命中，除了写作，的确折腾出了一些事。私奔、



怀孕、被弃、生子、孩子送人、家暴、远赴日本、复合、离婚，其间穿插着生活的磨难、身体的病痛以及各种歇斯底里情绪的发作，似乎她不愿，也没有能力平静地活着。萧红临终绝笔：“平生尽遭白眼冷遇……身先死，不甘！不甘！”当年读到，心有戚戚，待我过了30岁，明白自己性格的边界，也摸索出一套自己人生的规则，撇去时代的原因，萧红给她人生制造的种种混乱，她的折腾，她的作，我已经很难去同情。

这也是我极为崇敬唐代女诗人薛涛的原因。

薛涛，16岁被西川最高行政长官韦皋召入幕府，侍酒赋诗，因为触怒长官和时局的动荡，两次被罚边充作营伎，既而被释、脱籍，以及与元稹发生的那场面目狰狞的爱情。薛涛前半生的际遇，可说与很多才女没有两样，才貌双全，经历坎坷，遇人不淑，爱情无望。

但薛涛人生最耀眼的篇章是在她30岁以后。她侨居浣花溪畔，制笺、写诗，既是节度使幕府酒宴的常客，也是众多文人雅集争相宴请的贵宾。韦皋时期，众多文人的诗歌意象中，都将薛涛与韦幕豢养的孔雀相提并论，一句话，在西川节度使幕府这个男性精英的集结地，男人们想要薛涛扮演的就是孔雀一样的角色：开开屏、卖卖萌。但薛涛在默然的坚守中，悄然反转了这一角色，实现了从幕府交际花到幕僚的转型。

薛涛流传下来的那些社交场合的应酬诗歌，无论是献给节度使大人的颂扬之诗，还是幕僚、诗友间的唱和，永远无媚态，无雌气，不卑

不亢。从16岁到52岁，薛涛长住成都，一生经历六代皇帝，十一任四川节度使，赢得了武元衡、李德裕、段文昌等众多节度使的尊重。所以，她在晚年获得了为筹边楼这栋充满雄性色彩的军事建筑写诗的资格，所以，当她去世，段文昌为她亲题碑名：“唐女校书薛洪度墓”，所以，张逢舟先生为薛涛的一生做这样的总结：“故历届蜀镇欲悉前人治蜀筹边故事，以涛为可咨询之人，期亦见重于时之一因。”

与薛涛齐名的唐朝女诗人，还有李冶、鱼玄机，但唯有薛涛收获了人生的圆满，我在书里写道：“李冶、鱼玄机的一生，都如闲云野鹤，脱略、风流、我行我素，她们以飞蛾扑火的速度，迅速成为传奇。但只有活得足够久，才能看清人生的脉络，来去、始终、起笔、收笔，历历在目。在暴力面前，李冶、鱼玄机均没有还手之力，终生混迹幕府的薛涛，比两人，都多出一份对时代的洞察力。”

是的，和鱼玄机们、萧红们相比，薛涛似乎少了些情趣，少了些孩子气，而在我们以男性视角为规范的审美传统中，我们似乎也更喜欢才女的作，多情、痴情、敏感、幽怨、柔弱，过度沉溺于自我，而那些像薛涛一样的才女，她们以才自拔，在每一个人生转折点拼劲全力去掌控自己的命运，好像显得太有主见，太有行动力，太不作，太不文艺。

从这点讲，不像萧红这类充满怀旧情调的才女，在气质上，薛涛更接近李香兰们，更接近现代意义上的才女。她们的日子不是用来作的，而是用来过的。



目 录

才女，也可以不作 / 1

一 少女，开始太早结束太快 / 1

二 孔雀，金鸟笼中的孔雀 / 19

三 武人的成都，云来梦去 / 63

四 最文艺的时光 / 81

五 唯一的爱过 / 113

六 最后的水国，命中的断舍 / 15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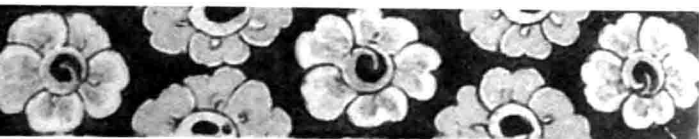
七 只有诗，陪她到年华尽头 / 181

主要参考书目 / 213

少女，开始太早结束太快

涛八九岁知音律。其父一日坐庭中，指井梧而示之曰：“庭除一古桐，耸干入云中。”令薛涛续之。应声曰：“枝迎南北鸟，叶送往来风。”父愀然久之。

——（宋）章渊《稿笈赘笔》



1. 我想，她应生在黄昏

距今约1233年的某一天，小薛涛降临人间。试想这一幕情景，一千多年前，四川某处小院落的深处，传出新生儿微弱的啼哭。那个时刻，也许在白天、在深夜、在早春、在隆冬、抑或盛夏，无奈都已坠入时光的隧道，无法考证。我更愿意设想是在黄昏，千余年前四川的黄昏景象，现代人无法想象却又忍不住神往。没有雾霾，没有城市马路上拧成一股绳子整夜在摔打的车流声，没有工地的轰隆，没有广场舞，没有现代都市的种种聒噪与活力。夜晚将来之际，自然再一次统摄、俯视人间，空气中植物的体味充溢，清冷、静谧，送朋友远行的人们在江边安静话别，老人正在扣上柴门，生人在路口的树下张望，小店里顾客与老板的寒暄、手势、微笑，生动依然，但时隔千年，已听不到一点声响，感觉像在看一部默片。

院落深寂，花草、蔬果、树木，疯了似地生长，成为庭院的主角。房檐内，烛光如豆，闪烁的光影中，人的身影庞然、

怪诞，映在墙上，薄薄的，一口气就能吹走，屋内偶尔响起人的低语和器具的磕碰，克制、虔诚、神秘，像是要化进浓浓夜色中去。伴随着吱呀声，木门时开时关，跳动的烛光里，粗使丫头端着一盆盆热水进屋，又端着一盆盆凉水出来。薛郎在门外焦急地守候、张望、自言自语，每一次木门打开立即向丫头探询，和任何一位父亲无异。但你需要驻足、屏气、仔细聆听，才终于能捕捉到婴儿稚嫩的啼声。它从丰茂的自然、厚重的夜色、浩瀚的苍穹以及千载光阴的涌聚中，一点一点渗透出来，滴落进历史，慢慢晕染开，像一瓣桃花，或一丛墨竹，总之，是它自己的样子。

2. 荔枝，眉州的滋味

薛涛，字洪度，公元781年，¹生于四川眉州（今四川眉县）。许多年后，当薛涛侨居浣花溪畔，忆起自己家乡，仍然情难自禁。

乡 思

峨眉山水下如油，怜我心同不系舟。

何日片帆离锦浦，棹声齐唱发中流。

“峨眉山下”即眉州。“不系舟”，引《庄子·列御寇》：“泛若不系之舟，虚而遨游者也”，喻自己思乡情切。“锦浦”，

薛涛在浣花溪畔的居住地。岷江水光亮如油，每每让人思念不已，不知什么时候能有机会离开锦浦，扬帆回到我阔别已久的家乡。

眉州盛产荔枝，在薛涛幼年时期，想必是她的最爱，成年后经历种种不如意时，吃荔枝的记忆也会成为情绪的避难所。

忆荔枝

传闻象郡隔南荒，绛实丰肌不可忘。

近有青衣连楚水，素浆还得类琼浆。

“象郡”，在今广西、广东西南部，传说中盛产荔枝的仙境；“楚水”，指长江；“青衣”，江名，在今四川乐山。听说象郡的荔枝，圆润、丰盈、多汁，令人难忘，可我的家乡眉州、嘉州一带盛产的荔枝，也堪称琼浆玉液，天下闻名。像普鲁斯特的小玛德莱娜蛋糕，薛涛追忆荔枝，拨弄的却是一整块天伦之乐，但无论父母膝下的承欢，还是家乡荔枝的美味，都只存在记忆中，自16岁远走他乡，薛涛终生都未再回眉州。

薛涛祖籍已不可考，只知道原籍长安，祖上为陕西人，不像她同时代的许多文化名人，家世可追溯数代，比如白居易乃“北齐五兵尚书建之仍孙”，元稹为“后魏昭成皇帝十五代

孙”，刘禹锡自称“七代祖亮，事北朝为冀州刺史、散骑常侍”。仅有的资料只能约略捕捉薛涛父亲薛郾的少许信息，元人费著《笺纸谱》说薛郾“原籍长安，因宦宦蜀而卒”，进川前，薛郾在京城做公务员，具体职位不可考，大抵只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官。

薛郾携妻入蜀，时间约在唐代宗大历年间，公元775年前后，其时薛郾约30岁。关于薛郾携妻游宦蜀中的原因，据成都薛涛研究会会长刘天文先生考证，原因有三。第一，安史之乱以后，唐王朝日渐衰落，宦官越权、朋党之争、藩镇割据、边境冲突等这些从前尚能控制的矛盾，逐渐白热化，陷于失控状态。大历十余年间，长安多乱，吐蕃、回纥等入侵者经常骚扰中国边境，《资治通鉴》载，大历九年，回纥竟然大白天在长安街道杀人，制造暴乱，民心失散，纷纷出逃长安。

第二，人祸之外，还有天灾。大历九年，京师大旱。那时节，没有所谓人工降雨，只能求雨，首都市长黎干一会儿与巫师手舞足蹈，一会儿“又求于文宣王”，不同于电视剧里的狗血剧情，几个时辰后，总会风雨大作，来验证皇帝、官员的虔诚，大历九年的天公愣是不配合，任凭首都市长想了办法，还是滴雨未下，致使关中大饥，饿殍遍野，上演774年版的《1942》。

第三，唐时官员分为京官和外官两个系统，京官的工资由中央政府发放，外官的工资由当地政府承担，唐初国力强盛时，京官待遇好过外官，但安史之乱以后，中央财政吃紧，地方藩镇的势力反倒日益高炽，节度使为充盈自己的智囊团，也不惜高薪聘请有能耐的人，从此，外官的待遇就大大好过京官，至大历年间元载当宰相那会儿，甚至出现“京官不能自给，常从外官乞贷”的情形，不能养家糊口的京官只得请求外调，去地方任职。约在大历十年，薛郾请求外补来四川眉州。²

3. 命运是大大小小的环

7年以后，薛涛在眉州出生。其时薛郾已年近四十，按照唐朝人均年龄五十多岁来算，可说是老来得子，再加上薛涛是薛郾唯一的孩子，那宠爱想必是无以复加。薛涛的热情、坚强、敏捷及超强的领悟力，无疑都得益于幼年时期良好的家庭环境与教育。假如唐代人也流行在晚年写回忆录，在薛涛的这部书里，幼时家庭天伦以及父亲对她文学才华给予的影响和引导，一定会占很大篇幅，构成整部回忆录中最为轻快的音符。

薛涛从小便显出不同寻常的才情。有一则小故事流传很广，

网上一搜索“薛涛”，铺天盖地都是这则轶事的踪迹。薛涛八九岁时“即晓音律，能诗”，有一天，父亲薛郾带着薛涛在院里玩，薛郾有意要考一下女儿作诗的能耐，抬眼望去，刚好看见井台上一棵颇有些年代的梧桐树，便指着这棵树吟道：“庭除一古桐，耸干入云中。”不难想象小薛涛当时歪着头瞅着梧桐沉思的样子，她眼珠一转，张口就来：“枝迎南北鸟，叶送往来风。”

薛父喜上眉梢，望着孩子的目光里，满满都是望女成凤。薛涛的续诗对仗工整，构思巧妙，真不辜负他平素的谆谆教诲。但转念把这续诗掰开了一看，不对呀，迎南北鸟，送往来风，这不是风尘吗？随即愁眉紧锁，再紧锁，恐怕在他的余生都没再舒展过。

话说薛郾在历史中像绝大多数普通人一样湮没无闻，其人其行，也只因为薛涛的缘故，研究者在浩瀚史料中尽力翻找，才能约略扒出些许不重要的、不足以复制出一个完整人物形象的资料，他的家世、性格、学历等关键信息终究一无所知。唯独在宋人章渊《稿笺赘笔》记载的这则轶事中，薛郾的形象蓦然清晰起来，形神兼备，活脱脱一个慈爱又倒霉的父亲的样子。他好像是突然从历史的迷雾中跳出来，展示一下自己的忧虑和狼狈，随后又跳进历史，继续保持无信号状态。所以，在众多模糊不清的讯息中，薛郾留给历史的这张

面孔上的沉郁，不断发酵、放大，像广场上大幅的宣传画，笼罩在薛涛的人生之上，难免使后人觉得，他在薛涛十岁即去世一事跟薛涛大有关系，说得明白些，他更像是被薛涛八九岁时那两句续诗中显露出的风尘感给气死的。

* 并不是所有才子才女的爹都可在人前炫耀的。

编这个故事的段子手，心也够损的。梧桐自古都是跟凤凰联在一起的，《诗经·大雅》中就有“凤凰鸣矣，于彼高冈。梧桐生矣，于彼朝阳。萋萋萋萋，雍雍喈喈”，俗语也说，种下梧桐树，引来金凤凰。这么一株高大上的梧桐树，愣是被故事中的薛涛给糟蹋得招蜂引蝶，难怪薛老爹会“愀然久之”。

从此，“枝迎南北鸟，叶送往来风”成为日后薛涛不幸堕入乐籍的一个铁证，就像胎记、兔唇、六指等先天缺陷，它预示薛涛的乐伎人生是她命中注定的。但这两句续诗是否为薛涛诗作，历来争议颇大。历任研究薛涛的专家中，只有张篷舟先生在《薛涛诗笺》中将《续父并梧吟》列入卷首，其他的如陈文华、辛岛骁、彭云生、刘天文等众学者均存疑。日本的辛岛骁先生推测，也许是先有“枝迎南北鸟，叶送往来风”这两句诗，再有人从这诗中扒出双关含义，又根据薛涛身世编造出一段故事。³ 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。中国古已有之的传统，是几乎每个著名人物的童年都有一段插曲来预示他后来的人生轨迹，薛涛诗谶，大约也只是按惯例行事。

《旧唐书·袁天纲传》记载一则唐朝大姐大武则天的故事，说武则天还在襁褓中时，有个叫袁天纲的高人来到家中，乍一看武则天的长相，便连连惊呼：“必若是女，实不可窥测，后当为天下之主矣。”托他吉言，武则天后来果然当了皇帝。二号人物上官婉儿在其死后，官方为她编撰的《唐昭容上官文氏集》中也记载了一则轶事，说上官婉儿的母亲郑氏在她即将临盆时，做了个梦，梦里一个神仙手持一杆大秤对她说，你怀的娃将来要称量天下哟！后来上官婉儿也终于成了武则天、中宗时代的风云人物。

显贵人士出身都不凡，都有高人暗中提携、护佑，而与薛涛齐名的另外两位著名女诗人李冶、鱼玄机，也都和薛涛一样，在幼年时期不小心做了一首诗，暴露了自己的风尘命运。李冶，五六岁时在一首咏蔷薇的诗中写道：“经时未架却，心绪乱纵横”，心绪乱了，而且还是“纵横”，一定是想男人想的，从诗中流露出自己的放荡秉性，使李冶老爸看到了女儿堕落的起点，也和薛郎一样痛心啊疾首啊，他捶胸道：“此女聪黠非常，恐为失行妇人。”大约后来也是被气死的。鱼玄机的名句则是：“杨柳东西绊客舟。”本该是折柳送友人，在这句诗里，却是杨柳绊客，轻佻轻薄，一个“绊”一个“客”，无疑是她交际花人生的铁证。

关于薛涛等女诗人这类不靠谱的诗谶，薛涛研究专家彭云生